

好奇心书系
荒野寻访系列

Kuangye De Shiyu

旷野的活物

李元胜博物旅行笔记

李元胜 著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旷野的诗意：李元胜博物旅行笔记 / 李元胜著. --
重庆：重庆大学出版社，2021.1
(好奇心书系. 荒野寻访系列)
ISBN 978-7-5689-2384-2

I. ①旷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博物学—普及读物
IV. ①N91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20)第155277号



旷野的诗意

李元胜博物旅行笔记

KUANGYE DE SHIYI
LIYUANSHENG DE BOWU LUXINGBIJI

李元胜 著

策划编辑：梁 涛

策 划：鹿角文化工作室

封面摄影：白 月

责任编辑：李桂英 版式设计：周 娟 贺 莹

责任校对：王 倩 责任印制：赵 晟

*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：饶帮华

社址：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

邮编：401331

电话：(023) 88617190 88617185 (中小学)

传真：(023) 88617186 88617166

网址：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邮箱：fxk@cqup.com.cn (营销中心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天津图文方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：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：11.25 字数：179千

2021年1月第1版 2021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-5 000

ISBN 978-7-5689-2384-2 定价：68.00元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，本社负责调换
版权所有，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
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，违者必究



西沙群岛的春天 / 1

作客之欢，不如久处不厌。这是一个来得越多、站得越久，就越能体会到大海的深邃和丰富的地方。

南方的春天三重奏 / 21

西南山地的春天，沿着溪谷拾级而上的速度是慢得惊人的。从二月中旬，慢慢走到山顶，一千米的相对高度，需要走70天左右。

艰难的春天 / 45

这是一个格外孤独和空旷的春天。阳光仍旧明媚，公园里却没有成群的孩子奔跑、嬉戏，湖畔或山上的茶舍也没有茶客聚集。

南岭三日 / 65

有一段路，萤火虫很多，我干脆关了手电，慢慢在飘落着小灯笼的空间里往前走，像是在一个童话世界。

十二月的派潭河 / 97

这样多好，你只是造访，只是旅行，像派潭河一样，略有些疲倦，但没有什么是值得懊恼的。





初探桦木沟 / 108

种种疑问就像来易县的云朵，堆积在我心里，让我不时好奇地想聚一番。

滥坝箐访花记 / 117

重庆南川的关门山其实不像一扇门，倒有点像两把打开的锦绣纸扇，中间留有缝隙，纸扇上各个季节锦绣不同。

大浪坝考察记 / 127

在与我擦身而过的时候，这张脸突然转了过来，完全朝向我。霎那间，我看见了沟壑纵横的田野。

有一个远方叫茂兰 / 144

远方是一个不稳定的东西，有时是物理的空间的，有时是心理的时间的，就像是视线边缘的星空，有时是这一颗星里亮起来，有时是那一颗星亮。

旷野的诗意 / 161

宇宙无边无际，但是宇宙最奥妙最神秘的部分就是我们眼前的各种神奇的生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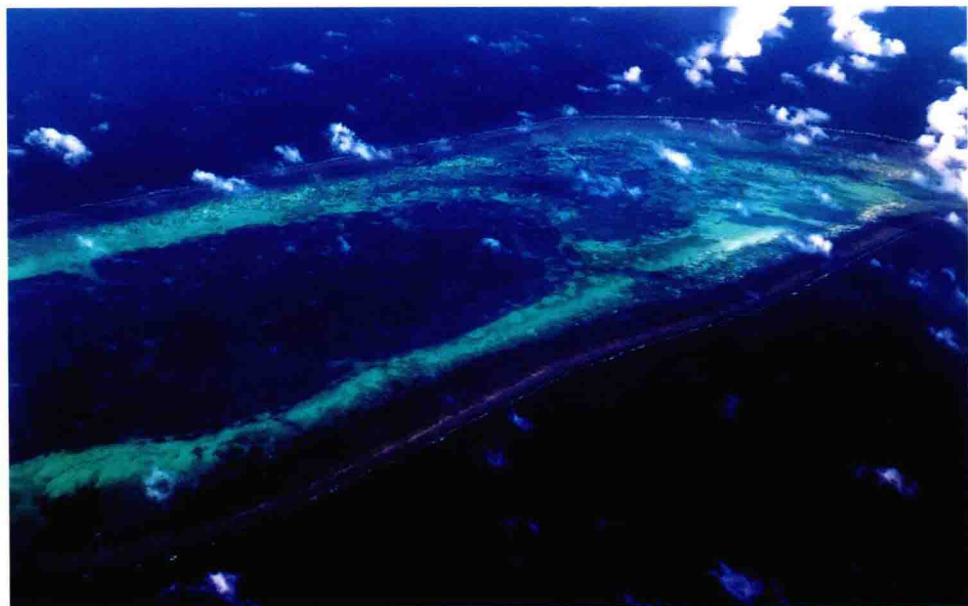
西沙群岛的春天

凌晨，飞机从海口美兰机场起飞，向着永兴岛的方向，一路南下。我隔着舷窗往下看，云团错落地堆积着，层层叠叠、模糊不清。

不一会儿，眼前一亮，原来我们已经从云团里飞出，上面是涂抹着朝霞的天空，下面是银质的大海——它仍然沉浸在深深的梦境中，只有表面反射着远方的晨光。我无意中往回看了看，意外发现云海的边缘和海岸线竟然保持着惊人的一致，原来，空中有另一个云雾构成的海南岛，朝阳里，它边缘如火焰，中间如冰雪，美不胜收。



◆ 永兴岛



◆ 北礁

飞机不等我慢慢欣赏这空中的奇观了，它迅速向前，把我们带到了一望无涯的大海上。在飞机和大海之间，也有云团，但是细碎、分散，和刚才的云海比起来，不过是一些雪白的飞沫。在这个飞行高度，看不到任何参照物，以800公里/小时以上的速度飞着，却又好似一动不动，前方无边无际。

试想一下，如果我们是在一艘古老的帆船上，独自面对如此神秘、辽阔的大海，面对似乎永远无法靠近的远方，我们的心该有多么茫然。数百年前，海南岛的渔民远赴南海诸岛，并无任何现代化的定位及导航系统，他们依赖的是祖先们口授的“更路传”或自己手抄的《南海更路经》，在那些用无数生命蹀出来的出海线路上终年往复，他们的心中镌刻着一份自己的海图，有南海诸岛甚至礁石、沙洲的位置，有每个时令的风向和海水的流向。当他们面对空旷的远方时，他们能读到丰富而具体的信息，看似枯燥的海面下，哪里有危险的暗礁，哪里有密集的鱼群。

我的视线里，没有帆船，只有被海风塑造的碎云和茫茫海面。和人类目标明确的前行不同，千万年来，还有另一些盲目的旅客，在这样的海面上依循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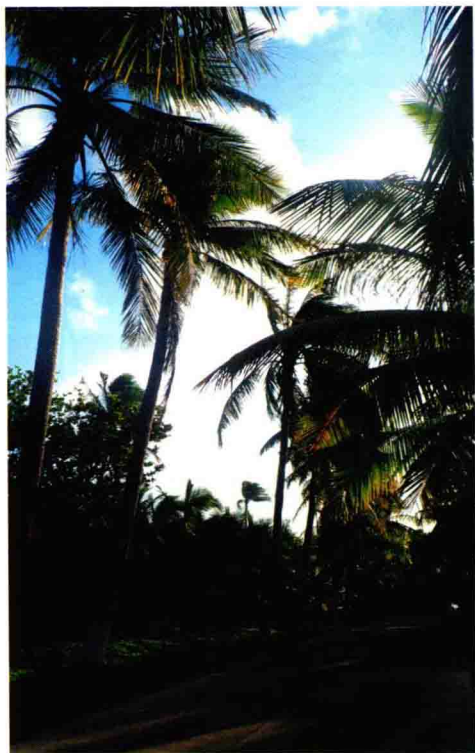
运的安排旅行着。它们是各种植物的果实，来自大陆或别的海岛，漂浮着到处漫游。咸咸的海水侵蚀着它们，只有一些特殊的有着保护层的果实能幸存。这些天涯浪子，一旦被冲上岛屿，就有可能成为岛屿上的移民。一想到马上就能和这些移民相聚几日，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欢喜。

正胡思乱想着，我发现飞机下降了，有点像贴着海面在飞了，已经看得到下面的船甚至成排的海浪了。突然，一块巨大的翡翠掠过眼底。是的，细长的半透明的翡翠，我看到的这一部分像纤纤玉指，边缘清晰，中间有着精美的脉络。这应该就是西沙群岛最北端的北礁了。渔民习惯叫它干豆，整体看确实像一枚豆角。早就听说北礁的礁盘巨大，露出水面的部分呈环形，外浅内深，暗礁密布，是渔民偏爱的丰饶之地，同时又是南赴西沙的危险水域，但没想到美得如此惊心动魄。

飞过北礁，永兴岛已遥遥可见，在汪洋大海中，一片耀眼的绿洲越来越近。



◆ 永兴岛，海边礁石里有很多螃蟹，路过都看到了，可惜没有更多时间去仔细寻找



◆ 永兴岛上的椰树

时间是一月中旬，我国绝大部分地区都处在冬季，永兴岛却阳光灿烂，一派春光。换上夏装后，我立即快步从宿舍走出来，走进有点腥味的海风中。

西沙群岛没有我们熟悉的节奏分明的四季，夸张一点说，它只有一个季



◆ 永兴岛上的黄槐决明

节，那就是夏季。但仔细推敲，还是能找到季节的神秘律动。

出发前，详细查过西沙群岛十余年来的气候资料，发现它可以分成两个季节：雨季和旱季。雨季大致是5月至11月，余下的为旱季，毕竟处在海洋中央，这个旱季只是雨水少些，所以也被称为少雨季。如果结合气温，还可以作出另一个划分，即把3月至10月作为夏天，而秋冬春三个季节则被压缩在11月至次年2月短短的四个月里。不那么显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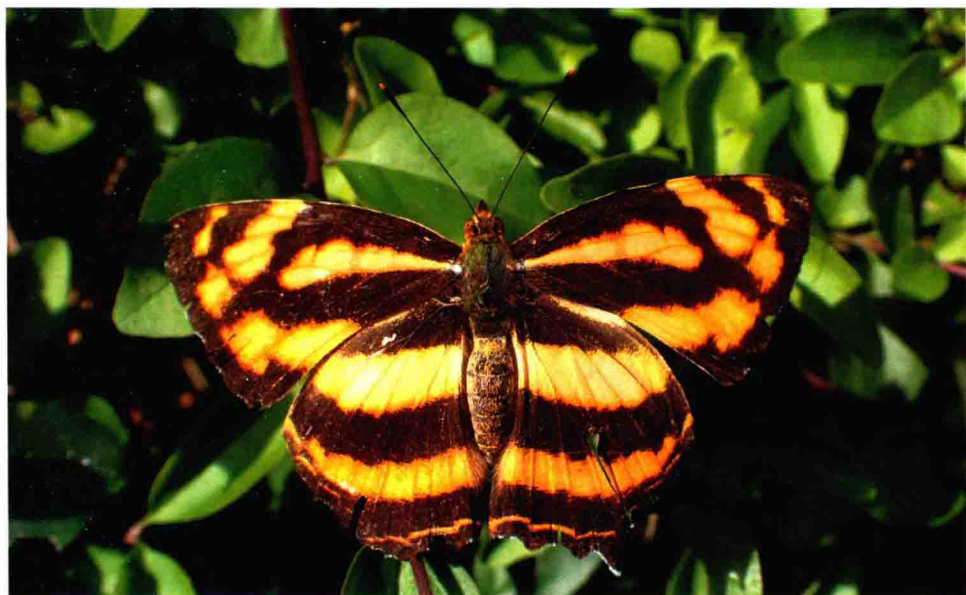
的气温律动后面，隐藏着动植物明显的季节律动。

绝大多数物种，在它们的漫长生命史中形成了自己更为深沉的季节律动，并不因为迁徙到四季温暖的地方或环境的剧变就改变这个律动。它们遵守着



◆ 永兴岛上的路牌





◆ 散纹盛蛱蝶，在风大的永兴岛越冬也不容易

古老的潮汐，按部就班地开花结果或交配繁殖。那么，一月中旬，我身边的永兴岛绚丽如夏，实际上一年中的相对最低温刚过不久，温度即将渐次拉升，这不正是大陆的初春时节吗？

一片金黄色的残叶，被风从灌木上撕下来，吹落到草丛里，它持续的颤栗引起了我的注意，这不像是落叶的颤栗啊——我好奇地走过去，啊啊，眼前的这片残叶竟然是一只蝴蝶。这么快，我在永兴岛上就看到了第一只蝴蝶。它一袭旧衣，黑黄纹相间，腹部粗壮，是一只成功越冬的散纹盛蛱蝶雌蝶。它不会直接和海风对抗，而是顺其势，被吹到哪里就在哪里休息，等待在风的间隙里飞起。

它最困难的时刻过去了，眼下要做的，是找到荨麻科的苎麻或大叶苎麻的嫩叶，再产出一堆浅黄色的蝶卵，开始新一波美丽的轮回。看来，永兴岛上必有荨麻科植物啊，我查过的文献里并无此记录。我选择相信蝴蝶，因为植物学家的考察总有遗漏，而蝶类对特定的寄主植物则是性命相托，不可更改。散纹盛蛱蝶的飞行能力有限，飞越大海而来的可能性很小。

比起蛱蝶来，斑蝶的飞行能力为人熟知，它可飞越沧海。得知有机会去

西沙群岛的时候，我最先想到的，就是有机会看到斑蝶群，因为西沙群岛正是南下的迁飞斑蝶很好的避难地或中转站。

海风仍在劲吹，我的头发被吹得在眼前晃来晃去。散纹盛蛱蝶不敢高飞，但它倒也不耽误，飞到一朵黄花上吮吸起花蜜来。小黄花是南美蓼蓟菊，著名的外来植物。2008年，植物学家在永兴岛首次记录到这个物种，如今它已星星点点开遍全岛。类似于南美蓼蓟菊的岛外植物，都是伴随着人类活动被无意中带入的。作为成功的移民，它们也兴高采烈地加入到早春的合奏中。当然，它们并非没有天敌，我在蹲下来拍摄花朵时，发现了好几只负蝗，长得很肥，生长旺盛的南美蓼蓟菊给它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食物。

远处的一棵饱经沧桑、形态优美的大树引起了我的注意，远远看着，它有点像菩提树呢。看清树干后，又觉得不像了。菩提树和榕属的其他树木一样，树干很会保持水分，树皮不会出现这么多的纵向裂纹。走近了，发现这棵树上还寄生着别的树，它们的树叶在空中互相交叉，各有各的繁茂。当然，两种树叶差别很大，寄生的树树叶嫩绿，而它的叶子则新旧都有。我低头在地上寻找它掉下来的落叶，运气很好，除了找到两片带着破孔的叶片外，还找到一段



◆ 去了永兴岛，一定要看看落日



枯果的树枝，瓜果闻起来略有甜香。后来查资料才知道，这可是很难见到的珍稀树种——我国仅在海南有分布的仙枝花。它的花期在夏季，花开出来像一组又一组热烈的橙色喇叭。仙枝花还有一个名字，叫橙花破布木，不太好听，但它把花的颜色、破布般的老树叶表达得很是准确。

正准备继续溜达，却没时间了，同伴招呼我一起乘车，要集体去石岛啦。

石岛位于永兴岛的东北，由裸露的珊瑚岩构成，以前是通过礁盘与永兴岛相连，像是从永兴岛放出去的一个风筝，扯着它的线在海浪里时有时无。如今，已有公路划破海面，直达石岛，观光车载着我们过去，十分方便。

石岛是西沙群岛的最高处，被海风和海水昼夜侵蚀，又在地壳运动中缓慢抬高，如此饱经风霜，让它的崖体显得格外沧桑。设在这里的中国主权碑，更是一个万众瞩目的地标，我在电视上不止一次看到海军官兵在这里庄严宣誓，背景里的白云大海很美，给人无穷联想。

站在石岛最高处，几乎可以360°观海，宽阔的视角使这里成为极佳的景点：西边海水颜色浅，成排的海浪拍打着长滩；东边海水颜色深，是望不到边



◆ 石岛



◆ 草海桐



◆ 草海桐的花

的幽蓝。有时鸥鸟掠过，有时万里无云。站在这里，虽然风大，人却可以变得沉静。难怪岛上的人，总爱带客人来这里。乍交之欢，不如久处不厌。这是一个来得越多、站得越久，就越能体会到大海的深邃和丰富的地方。

对于植物来说，这是一个极难生存的地方，只有石缝可供扎根，随时还有可能被狂风拔起。然而，就在这寸草不生，连砂石也无法停留的崖边，却有一簇簇绿色植物长势旺盛，几分骄傲，几分逍遥。

我迎着风，在一簇灌木的旁边蹲了下来，只见树叶排列得很是讲究，就像旋梯一样盘旋而上，直达茎干的顶端，这样的绿色登天梯，还真是少见。我摸了摸叶片，油亮光滑，就像打了一层蜡，虽然是阔叶，有了这个保护层，水的蒸发量就小多了。继续翻看，就在树叶的怀抱里，找到了腋生的花序，上面还有两朵白色的小花。我觉得把花这样藏在密密的叶丛中，也是有缘故的，试想一下，如果花朵开在树梢，伸出在空中，授粉的昆虫估计还没飞拢就被海岸的大风吹走啦。白色的花细看也很有趣，只开半朵，五片花瓣集中在下面，像是展开的带着皱褶的白裙，雅致极了。

好熟悉的花啊。我突然想起，曾在三亚的海边多次拍到它，还查过它的名字，草海桐。没看出来，它在这狂风不止的山崖边，活得如此勇敢无畏。

距草海桐群落20米外，略有积土，生长的植物就很多了。长势最好的是仙人掌。原产美洲的仙人掌属物种是最能耐旱的植物，如今全球可见。我国最常见的有两种，仙人掌和梨果仙人掌。石岛上的是仙人掌，后来我在永兴岛



◆ 海岸边的草海桐部落



◆ 石岛的仙人掌



◆ 烈日下的厚藤

各处看见的也是这个种。

和我们在西南山地看到的长得高高的梨果仙人掌不一样，仙人掌在海滩边为抵抗海风，长得密集、拥挤，就像一群浑身带刺的汉子手挽着手站在一起，花朵像一些黄色的碗，硕大、鲜艳。为什么同样需要授粉的花，仙人掌可以在空中，草海桐却只能藏在叶子下面？原因就在于，仙人掌排列成碗状的花瓣，中间可以避风，蜜蜂只要能奋力飞进去，就可以在无风的小环境里很舒服地采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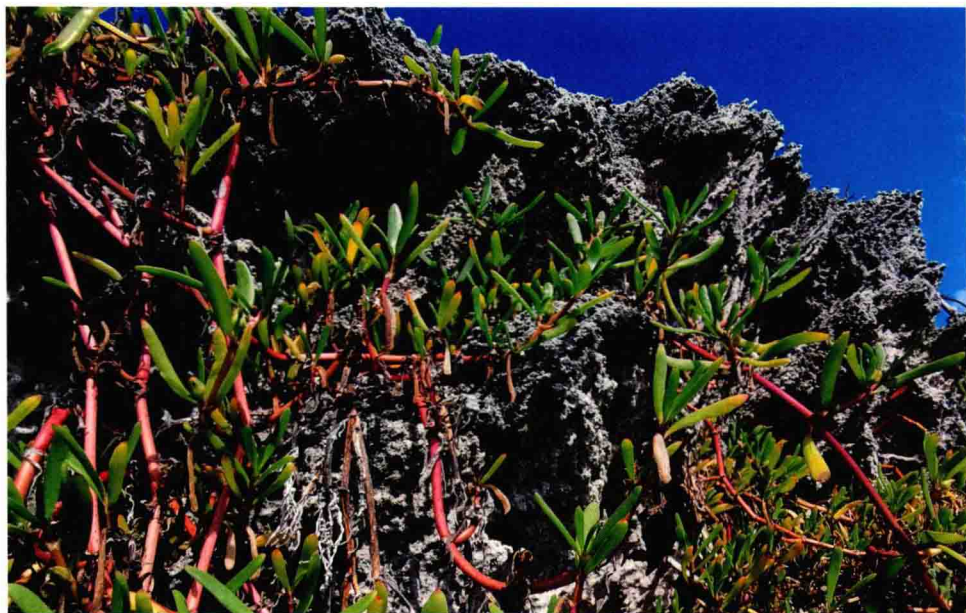
在偏碱性的海滩上，仙人掌是植物界的拓荒者，它们发达的根系除了帮助自己站稳脚跟，还能分泌出酸性物质，经年累月之后，就能创造出也让其他植物生长的小环境。

还有一种草本植物，虽然不像仙人掌这样抢眼，但也是海边盐碱地的拓荒者，它就是厚藤。仙人掌的黄花，在半人高的空中开放，而厚藤的紫色喇叭花，却贴着地面悄悄地开着，如果你不俯身向下，有时都看不见。或者，远看以为是遍布全国的打碗碗花，径直走开，那可就错过了。

厚藤的叶子互生，形状酷似马鞍，所以又叫马鞍藤。我总结了一下，厚藤有三个生存绝技：一是叶子身披革质，避免水分蒸发，这倒是和草海桐策略相同；二是贴地茎节均可生根发芽，抗风能力超强，繁殖能力也超强；三是根须入土极深，这样在缺水的地方就更有机会获得水分补充。

正是草海桐、仙人掌、厚藤这样的拓荒者，率领着绿植群落在石岛上安营扎寨，让它沧桑而不荒凉。

在拓荒者们的身后，也有一些值得品鉴的植物，我在石岛上随意寻找，就找到了20多种植物，其中最喜欢的是番杏科的海马齿。番杏科很多种类都属



◆ 海马齿



海人树

于多肉植物，备受多肉爱好者的关注。不过，中国的原生番杏科种类极少，属于多肉植物的，恐怕也只有海马齿了。可想而知，我在野外相逢这样的孤品有多惊喜。它肉肉的、被阳光晒得通红的叶子，地毯一样铺满了很多角落，也只有石岛才有这样的奢侈。

岛上还有一些相当冷僻的植物，比如海人树，虽是灌木，却有着草本的纤秀，我很幸运地拍到了它的花朵，这可是进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《濒危物种红色名录》的物种，典型的海岛居民。

永兴岛上最繁华的街道是北京路，三沙市政府、中国最南端的邮局以及很多重要机构都在这条路上。北京路两边，全是高大的椰子树。椰子树是海南的标志性树种，在永兴岛上更是，视线所及，几乎都能看到椰子树优美的身影。我从资料上查到，永兴岛百年以上的椰子树多达千棵，这些自带仙气的古树赋予了永兴岛特别的风韵。

在植物中，椰子树是视海洋为坦途的卓越旅行家，它也是最为著名的海漂植物。椰子拥有厚厚的壳，又能漂浮在水面上，因而随着潮涨潮落，任由海流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，有合适的地方，它们无须深埋就能发芽。硕大的椰子，



◆ 海人树的花